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静坐的红柿子

耿艳菊

只要一进院子,西厢房边上的那棵柿子树就会唤醒画画梦想,太美了。苍褐色的枯树枝上,红红的大圆柿子悠然淡定,映衬着古朴的灰瓦,清冷冷的蓝天,还有朱红斑驳的雕花门窗,偶尔一两只鸽子或小麻雀飞过,相得益彰,美得让人无所适从。

不愿拿手机拍,一秒钟定格在相册里,于柿子树的美太轻率了。静静地细细地欣赏,欣赏到心里去,就想着支起画板一点点把这风景画下来,每一笔每一个细节里都是欢喜和郑重,才不辜负这一场天地岁月的呈现。

温度一天比一天低,红红的柿子并没有瑟缩寒冷相,站在瘦瘦的枝头,姿态优美。近视的人若不戴眼镜去看,几分模糊里竟然是一朵朵柔美的花。戴上眼镜,清晰里的美又是一幅画。总之,这棵柿子树让古旧素朴的院子有一种婉约柔美的诗意,人在这诗意里也不觉柔美温婉起来。

来来回回,一天里要从这柿子树身旁不知经过多少趟,冷风里却要顿一顿,仰头望望柿子树,百看不厌,这成了寂寂长日里有趣味的事。风冰冰凉的,而心是温软的。

有一天早上,我进屋刚坐下,听见鸟鸣声,出去看,原来是两只灰黑色的小麻雀,一只在柿子树上蹦跳,另一只在柿子树下蹦跳着,时而仰头,叫上一两声。两只小东西在谈情说爱吗?它们的情话是不避人的。我虽然听不懂它们在说什么,看看枝上的红柿子,却觉得仿佛明白麻雀的小心思,一个人



亲情温暖了我的岁月

葛鑫

在记忆的长河里,总有一些事物,穿越岁月的尘埃,熠熠生辉。对我而言,“三姨牌”毛衣,便是这样一抹不灭的光,它不仅织就了我童年的温暖,更织就了一段无法忘怀的亲情岁月。

三姨是母亲的妹妹,比母亲小四岁,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。在那个物质并不丰盈的年代,三姨如同一抹冬日暖阳,用她的乐观与坚韧,为我们的生活洒下了一片希望之光。即便是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日子里,她也总能以她的智慧和巧手,为我们编织出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。

我的母亲,一位乡村教师,她的身影总是忙碌于三尺讲台之上,家中的琐碎事务往往无暇顾及。于是,三姨便成了我们兄妹三人冬日里的温暖源泉。她不仅是幼儿园里孩子们喜爱的老师,更是我们心中那位无所不能的“织女”,用一针一线,织就了我们童年的梦。

三姨织毛衣的手艺,堪称一绝。她总能从集市上挑选出品质上乘、颜色时尚的毛线,然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,一针一线地编织着爱与希望。每当夜深人静,她便会坐在窗边,借着微弱的灯光,专心致志地织毛衣。那份专注与执着,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之静止,只留下针线穿梭的声音,在寂静的夜里回响。那些毛衣,每一针每一线,都蕴含着三姨对家人的爱与关怀,它们不仅温暖了我们的身体,更温暖了我们的心灵。

记得有一次,三姨送来一件新织的毛衣,正当我满心欢喜地试穿时,三姨却发现有几处针法织错了。尽管在我看来,那些小瑕疵并不影响整体美观,但三姨却坚持要拆下来重织。她那份对完美的追求,让我既感动又心疼。最终,当我穿上那件经过三姨精



站在寂静的院子里兀自笑起来。

柿子树有多少老光阴了,说不清,算年轮的话,要一个大人的怀抱。多少天长地久的私语是听惯了的,岁岁年年,年年岁岁,花开花落,四季往复,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,几十年岁月倏忽而过,枝头的红柿子依然恬静从容地和冬日相爱。

寂寂冷冷的冬季也像一间黑屋子,周围的一切总是暗兮兮的,而身边也总有一样东西会照亮这黑暗。院子里枝头上不落着的红柿子就像王朔笔下的音乐,让黑暗远去,让寒冷华丽起来,圆圆的红,宁静的,安适的,让人忽略冬天而去关心自然以及生活本身的美好。晴空,纯净,一辈子,历历在目。

午后无事时,我喜欢在院子里站一会儿,仰头看看苍冷的蓝天,再看看柿子树和枝头明媚的红柿子。从春天的新芽初绽,夏天的枝叶葳蕤,秋天的一树果实,一路到冬天,真切地令人心动的是风吹不落,雨打不动,稳稳当当,静坐在枝头上的红柿子。不仅是一幅画,还是一首诗。

像林徽音的《静坐》:“冬有冬的来意,寒冷像花,——花有花香,冬有回忆一把。一条枯枝影,青烟色的瘦细,在午后的窗前拖过一笔画;寒里日光淡了,渐斜……就是那样的,像待客人说话。我在静沉中默咬着茶。”

每个人都是一棵柿子树,与岁月耳鬓厮磨,曲曲折折,风霜雨雪,心头上静坐着红柿子如诗如画,让人生的那些寒冷如花,花有花香。

心修改的毛衣时,那份温暖与呵护,让我倍感幸福。那一刻,我深刻体会到了三姨对我们的爱,那份爱,如同毛衣上的每一根线,紧密而牢固,将我们紧紧相连。

那些年,三姨不仅要照顾自己的家庭,还要为我们一家五口织毛衣。一年至少九件,还不算手套、帽子等配饰。这个数字听起来就让人难以置信,但三姨却用她的双手,一一实现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。她就像一位拥有魔法的织女,用爱与耐心,编织出了我们整个童年与少年的美好回忆。每当想起那些日子,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叹,三姨的爱,是如此深沉而伟大,她用自己的双手,为我们撑起了一片温暖的天空。

如今,随着时代的变迁,市场上的衣物琳琅满目,早已满足了我们的各种需求。但在我心中,“三姨牌”毛衣的地位,却是任何衣物都无法替代的。每当翻出那些已经穿不上的毛衣,我都会仔细欣赏,用手轻轻抚摸,那柔和的触感,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而又温暖的年代。那些毛衣,不仅承载着我们的童年记忆,更承载着三姨对我们的爱与关怀。

即使岁月流转,那份来自亲人的爱与关怀,依然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。如今,三姨已不再年轻,但她对家人的爱,却从未改变。她依然会为我们精心挑选衣物,无论是冬日的棉袄,还是夏日的薄衫,都承载着三姨对家人的深深牵挂与关怀。每当想起这些,我都会心生感激,感激三姨用她的双手,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又一个温暖而美好的岁月。我会铭记“三姨牌”毛衣带给我的感动,让爱与关怀,如同三姨织就的毛衣一般,永远温暖我的心田。

小雪的清欢

赖加福

小雪时节,没有“雪”的南方,早晚温差比较大,早上大雾弥漫,晚稻收割后,田里空旷静寂,小河里的水,在岁月消磨中清瘦了,山岭上树木的枯叶随风飘落后,只剩光秃秃的枝丫……

小雪后气温急剧下降,天气变得干燥,人们就开始制作腊肉了。“冬腊风腌,蓄以御冬”。几天功夫就看见在大街小巷各家各户的阳台上,挂起晾晒的香肠等腊肉。这一道初冬的景观,应该是小雪送给人们的见面礼。

腊肉的习俗自古就有,现在物资充裕,又有了冰箱可以保存食物,腊不腊肉,其实已经没有多大关系。倒是家乡特产的脐橙自11月初采摘后,经过几阵寒露浸润,白天热辣辣的太阳一晒,果子黄澄澄、金灿灿的,甜度越来越高,香味越来越浓郁。

前两天走在街上,路过邮政局门口看到一个店铺正好有脐橙卖,便停下脚步,问老板娘:“脐橙甜吗?”“甜!我自己家种的果,没怎么打药的。”老板娘身材微胖,说起话来中气十足,很自信地为自己的脐橙打广告。她剥了个脐橙请我品尝。甘甜中带点微酸,果肉入口即化。“确实好吃。”我实事求是评价。

“给我来四十斤吧。”我对老板娘说,当即给两个孩子分别寄去。今天两个孩子都收到了我寄的脐橙,他们在微信里回复了一个“笑脸”和一颗“红心”的表情,让我仿佛看到他们吃着甜滋滋的脐橙,那甜,似长了翅膀,飞越万水千山一直甜到我心里。

中午回到家,一进门就闻到厨房飘出一股饭菜的清香。饭桌上摆了一盆油炸番薯片,伸手拿了一块放进嘴里,香甜、酥脆。这平常的食品,今天吃在嘴里,感觉格外好吃。

凡尘炊烟起,最是暖人心。生活中,有袅袅炊烟把日子包裹得热气腾腾,有自己所爱的人和爱自己的人陪伴,即便是再寒冷的冬天,也不会觉得寒冷了。吃饭的时候,与妻一边聊起家常,一边吃着简单的饭菜。生活过得自在而随意,所有的烦恼也都像雪花飘落一般烟消云散。

不由得想起唐·元稹的诗歌《咏廿四气诗·小雪十月中》:“莫怪虹无影,如今小雪时。阴阳依上下,寒暑喜分离。满月光天汉,长风响树枝。横琴对绿醕,犹自敛愁眉。”月光清澈如水,北风呼啸而至,寒暑即将分明。是啊,时值佳节,真想学古人备一壶美酒,弹一曲琴音,独享一份岁月的清闲自在。

小雪时节,等一场雪落,盼一世安好。